

主编 / 季羨林



塞上五记

王安忆

•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塞上五记

江苏王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谷向阳主编.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80606-247-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28483 号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塞上五记 王安忆 著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封面设计:龙震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

32 开 486.7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1-30000 套

ISBN 7-80606-247-5/I·20

全套 100 册

定价:99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:季羨林

执行主编: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: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王安忆】出生于1954年，1970年赴安徽五河县插队，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团任演奏员，1978年调入上海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，1978年到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。至今已发表短中篇小说多部，文学理论、散文游记若干。

作品翻译有英、德、法、荷、韩、日等语种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塞上五记	(1)
二月里来好风光	(13)
黄土的儿子	(28)
华舍住行	(35)
凯里	(49)
茹家楼	(57)
搬家	(81)
我们家的男子汉	(94)
小镇上的作家	(101)
陈凯歌与《风月》	(107)

目

录

塞上五记

榆林的城墙

城墙使我想起战争和割据的时代。在一个初春的暖和天气里，我登上榆林的城墙。风把毛乌素沙漠的沙砾吹到城墙脚下，砌起一道缓缓的沙坡。我们小小翼翼地爬过墙头残破的豁口，心想：这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地方。墙头有一些砖砌的烟囱，使我们突发奇想，想堵一个烟囱试试效果。我们在想象中做着这种顽童的把戏，一边伸头去看墙下。墙下筑有窑洞，小小的院落十分整洁，晾有五彩的衣衫。有放学的孩子回家来，还有下班的大人回家来，有鸡犬之声远远近近地传来。我极力去想那些气概雄浑的塞上诗歌，想象那月黑风高之夜，马蹄声骤起，蒙古人来了！戍边的士兵唱着家乡的小调，在城墙上巡回。心想：塞上，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壮丽的歌哭的题材。榆林的城墙围起了一方昔日的舞台，供怀古的人们遥想当年惊心动魄的防守与进攻的故事。如今的榆林已迈过城墙，演出着新的剧目。两名财经学校的学生，告诉我榆林的规划，遥指

着西沙，说：西沙将来是很美好的！榆林分为东沙和西沙，暗示着这是一个沙漠上的城市。他们说，在西沙，人们推平了沙丘，灌水压实，然后建起了学校，从此，沙上楼阁不再是一句形容空想的成语。城墙上的道路已被人踏平，有几处残坏得厉害，留下了陡峭的断壁。我努力把脚下的城墙想象成一道抗敌的战线，迎接沙漠上呼啸而来的马队，如一个做战争游戏的孩子。榆林中学的操场上悠远而清晰地传来球击中篮板的砰砰声，学生们在作比赛前的训练。一个老婆婆进入了我的视线，她越过城墙，抄一条近路，走进小巷，深深地隐没了身影。还有一个老汉牵着拉水的毛驴，在墙下悠闲地走着。墙上有一个读书的青年，瞌睡了似的，风吹动着他的书页。我忽然发现，往昔划分疆域的城墙，如今则划分了时间，将一些地方划为过去，一些则为现在。时间如大河决堤一般漫过城墙，在沙地上留下了新的建设的痕迹。墙头的烟囱里这时汹涌而温存地升起炊烟，我们将此想象为昔日的烽火，当奇袭的骑兵们到来的月夜里，刀光剑影，血色昏昏。而阳光明媚，蓝天无云。我们如游戏中失败的孩子一样灰心丧气，踢着墙头的残砖，做着割断历史的坏事。在古老的城墙上，我们变成了孩子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人的一生仅只是个童年。战斗和割据的时代已离我们非常遥远，大同融合的日子还没到来。我们是人类中期的幸运和不幸的孩子，犹如过河过到中间，正是水急和浪高的阶段。这已是正午大人们喊孩子回家吃饭的时分，炊烟消散在蓝天下。我们从一个断垣里下了城墙，走上榆林青石铺成的小街，城墙在我们背后。

看黄河的日子

去看黄河的日子，都是在起风的天气。第一次是在郑州的花园口，风几乎将我们推下大坝。人们告诉我，在涨水的季节里，黄河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。黄河看上去混沌而苍茫，凝滞不移窄窄的一条。风呼啸而来，将沙石袭击我们，天都暗了。我在心中复习着历史书上每一次的黄河决堤和改道的记录，每一次的决堤和改道都为我们带来了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改变。最近的一次是蒋介石为阻挡日本兵，在此处扒口，淹没了无数村庄和县城。往日里读过的书这时竟有些生疏，我们是黄河的儿女这一个命题也有些含糊，不如诗歌里唱的那般清晰肯定。再一次看黄河，已经到了陕北的佳县，也是一个大风天。那是比花园口更强劲的风，沙粒却细密多了。它是无声无息地腾地而起，烟雾一般，在车窗前弥漫开来，然后便听窗玻璃上极细密而有力的敲击声，窸窣一片。汽车如同搁浅的船一般停下了，硝烟一般的黄雾渐渐清散，汽车爬上了山。佳县是一个坐落在山头上的城，临着黄河，是当年宋、金、夏激烈争战的要塞，一千年里战争无息，最近的一场战争是在七十年代初期，保皇派们占据了佳县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造反派们攻打了一年有余而无战功，俗称“铁佳州”。这时我们还没看见黄河，风沙是柔韧地包围着我们，透过黄雾般的迷沙，我们看见了蓝的天空和红的日头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已到了至高点，黄河就在我们脚下。然后，我们就看见了黄河。汽车在沿河的公路上驰了一段，河

对岸是另一个省份的千沟万壑的土地，我们听司机说一个灾难的故事，就发生在三年之前。白石山庙会时候，一条渡船在河心覆没，几十名虔诚的求签者丧生。传说当年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夕也到此抽签，签言为马到成功，果然，一举打下全中国。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，毛泽东常常来到黄河边，在这山崖上翻来翻去，留下他伟大的足迹。转眼间我们爬上了山，到了白云观脚下，风沙如潮如涌，四下里十分寂静。在我们登临白云山的时候，黄河成为我们的背景，对岸千沟万壑的土地，成为我们的背景。当我们偶一回头，便惊异地发现它们是那样沉寂无语地迫在我们身后。后来，我们下山，驰回佳县，去香炉寺。车停在岩边，我们步行穿过城墙的荒芜的城门，走下山道，远远已看见有一精致淡泊的小寺，立于岩头之上，黄河在那岩头下不动地流淌，风卷黄沙，如歌地行走在山崖与黄河之间。然后我们返身离去，告别黄河。然而，最惊心动魄的一刻却发生在这告别的时刻。就在我们返身向回走去的那一刻，我忽然看见了峭壁上的金代古城墙。巨大的石块垒起的墙垣，沿了山崖，静默着矗立在风沙蔽日的苍茫天空之前。我惶惑地朝了城墙面对的方向看去，我看见了黄河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黄河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黄河。霎时间，计多厮杀的战争场面在黄河畔演出。刀枪铿锵，血肉横溅，战马嘶鸣，杀声如雷。江河是天然的屏障，以此分割了地域，国家，人种，民族，于是，所有的历史便从这人类第一个舞台上开始了。风声贴地而起，如同一首一千年一万年的悲歌，风沙粗暴又温柔地敲击我的身躯，想要唤起我对几千年的祖先沉睡的记忆。多少从侵略

人，勤勤恳恳地晃动着签筒，求的人巴巴望着，那竹签落下有时迟有时快，抢样地拾了去，将号码写下，再到另一处去换签文，尚须交两角钱。按了程序，得了一张中平签，题为“春兰秋菊”，大意是原本上天安排是春天事好，可是却遇有波折，但到菊梅开花时，一切均会实现：身体会健康，讼事可解，离别的人聚首的日子也将到来。读了这签，只当游戏，却也觉得它并不一味地说好，反真实可信。本来世事多蹇，愿望又总高过实际，怀有耐心 and 希望，总是不错，且作一句忠告也罢。然后，我们便下了山，沿着黄河，一路来到佳县城南，那里有一小寺，命为云岩。那寺贴了山崖，窄窄的一条，说是宋代的寺，有几处废弃的石窟布在石壁，是个荒寺。看寺的有一老一少，老的姓郭，已届七旬。他举了蜡烛，照那窟内残壁上的石佛给我们看。幽幽的烛光摇摇曳曳，那风吹日蚀的残壁上隐约的刀刻斧凿痕迹，在烛光中闪忽不定。然后他引我们到了洞窑的内室，释迦牟尼端坐殿中，顶上有一盏电灯亮了，佛前供有香烛，也有一具签筒。老郭劝我们既来之，不如求个签去。虽然已在白云观求了，可此处的签自有个异。白云观是四十九签，此处则一百签，签名也不相同。这里求签的规矩也颇严，须长跪佛前，直至签落。那电灯忽然灭了，不知是什么预兆，室内很幽暗，风在山崖下黄河上呼啸。老郭捧着签，幽幽地说：这是远道来的客，她们从上海来，上海是很远的地方，有数千里的路啊，倘若有什么过错，是因为她们不懂规矩，千万莫怪罪她们。然后他便开始摇签。记得那签是极迅速极果断地摇落下来，是第八十九签，中平，题为“班超归玉门关”。将签筒

被捕；1947年释放；1958年因叛徒罪判处十年徒刑（因1946年派他去白区工作的单线联络领导人失踪）；10年后留场；1982年平反回来；1984年到云岩寺看这寺庙，已过了六个年头。这一生崎岖不平，到头来得了这一份清静，也无所求了。告别了一老一少，走出云岩寺，日头已从大风的帐幕后沉沉落下，黄河流淌。最终也不知那小的为什么来到这寺里，又将在这寺里呆多久；也忘了问那老的有没有为自己求一张签，这签文又是什么；而我，在日暮之前，又应当做什么，抑或是盼望些什么？黄河，你能回答我吗？

榆林的青年

住榆林宾馆，每天晚上都有舞会，经理总是请我们去玩。那是一个大厅，可演一出歌剧那样大的舞台上坐着乐队，四周有桌椅，年轻人三三两两坐着，吸烟，喝着外形很像易拉罐的塑料瓶里的饮料。待到音乐起来，灯光便暗下，照例有五彩的灯旋转不已。发现他们大都是男与男跳，女和女跳，有一些异性舞伴，也显然是夫妇或恋人。乐队奏得很卖劲，曲子且都很长，无休无止。人们的舞步相当简单，很少变化，神情却都严肃，一步一趋，从这头步到那头，一曲終了，纷纷穿过大厅回到自己座位，等下一次乐起，再一起上去，几乎没有人闲在下面。同桌是三个青年，客气地招呼我们，尤其是那稍年长的，穿了笔挺的税务局制服，大盖帽放在手边，不苟言笑，用词用句都极当心，用的是一些相当文面的字词。那两位稍小的是当兵回来探家的，这晚就由那

年长的作东来请跳舞。他很绅士地轮流请他们两个跳舞，还替他们纠正舞姿。又一支舞曲奏起时，他忽然很勇敢地对我说：能请你跳个舞吗？我说可以，于是同他下了舞池。舞曲长得惊人，却没有一个人半途而废，大家都跳得认真而勤勉。他是其中相当潇洒的一个，渐渐开始与我聊天，听我说是记者，就说“欢迎到我们税务局采访”，还介绍有一个秦川堡是繁荣进步的集镇，有许多事例。他介绍道，榆林共有三个舞厅，另两处是文化宫和工会，都不如这里，当然，这里的舞票顶贵，两元一张，这个价格在榆林是惊人的。可他情愿来这里，这里的环境、灯光、气氛都比较幽雅。一曲终了结束。他说“谢谢”，送我回位子后又转身离去，过了一会儿便见他捧了满满一抱饮料过来了。我们说你这样客气，我们很不好意思啊！他则很豪爽地说：出门靠朋友嘛！当他遇到熟人，要离开一会儿，就请求我们原谅，分手时，则说“再见再见”的。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，可是，我们也注意到，他和所有青年一样，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，烟灰也是直接弹到地上的。过了一天，宾馆及其他单位联合举办榆林市的交谊舞大奖赛，经理请我们以贵宾出席。坐我们边上的是供电局局长，是大奖赛的出资单位，他说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，可以促进榆林青年思想开放。我们说难道榆林青年很保守吗？他就说，啊呀呀呀呀！太不行了！比如跳舞，非要是夫妇、恋人，才在一起跳，否则便是男和男，女和女。我们一想，果然是，就点头。他接着说，这一回我们局有十对青年参加比赛，如有几对不是夫妻或恋人，当他们练习的时候，彼此的丈夫或妻子就必须到场。要